

2017 世界戏剧日致辞

致辞人：伊莎贝尔·于佩尔（法国女演员）

各位，我们又在春天相聚于此，共同庆祝世界戏剧日。55年前，也是在此举行了世界戏剧日首次庆典。仅这一天，这24小时，是全世界为戏剧欢呼呐喊的日子。今天，我们齐聚巴黎这个最早吸引国际戏剧团体的城市，共同向戏剧艺术致敬。

巴黎是一个国际都市，正适宜在一天的庆祝中包罗世界各地的戏剧传统。在这里，法国的首都，可以体验能乐和文乐木偶戏，让我们仿佛置身日本；在这里，亦可欣赏中国京剧和印度卡塔卡利舞，寻迹二者在思维及表达上的多样风格。当我们沉浸在埃斯库罗斯、易卜生、索福克勒斯、斯特林堡等戏剧大师们的经典剧目中，舞台使我们能够在希腊和斯堪的纳维亚间徜徉；当我们回味萨拉·凯恩和皮兰德娄的戏剧作品，它又能使我们在英国和意大利间穿梭。在这二十四小时内，我们也许还会被从法国带到俄罗斯，从拉辛和莫里哀的故土到契诃夫的国度；我们甚至可以化作灵光飞越大西洋，来到加利福尼亚的某个校园，激发一位青年学子的创作热情，使其在戏剧的天地中留名。

是的，戏剧是如此的生机勃勃，它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力量。最当代的戏剧作品也汲取着过去几个世纪的戏剧成就的滋养，即使是最经典的保留剧目，每次重排后也会焕发出现代气息和蓬勃活力。戏剧总能从其灰烬中重生，不断破除先前的陈规并创造全新的样式：这就是戏剧生生不息，活力无限的奥秘。

那么，显而易见，世界戏剧日是非同寻常的一天，不能与其它纪念日等同视之。通过欣赏那些世界经典，它使我们得以进入一个浩瀚无边的时空统一体。为了说得更明白些，请允许我引用既睿智且严谨的法国剧作家让·达尔丢的表述：当我们思考空间时，达尔丢说不妨想想“从一处到另一处最长的路径是什么？”对于时间，他建议测算，“以十分之一秒为单位，人们说出‘永恒’这个词时所需要的时间。”……对于时空，他则如是说：“在你入睡之前，把注意力集中到空间的两点，

然后计算在梦里从一点到另一点所需的时间。”“在梦里”，对，就是这个词总萦绕在我脑海。看来似乎达尔丢和鲍勃·威尔逊曾在何处相遇。世界戏剧日这一天的独特性，还可以通过引用塞缪尔·贝克特的台词来概括。在他的作品中，主人公温妮以其迅捷的语风说道：“啊，将要过去的这一天是多么的美好啊！”当构思这份致辞时——当然我万分荣幸受邀来撰写——关于这些场景的所有梦境都在我心中浮现。因此，可以说，来到联合国教科文大厅的并非我独自一人，我曾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与我同在。当幕布落下，这些角色看似已经离开，其实他们都蛰居在我体内，随时等待着援助或者破坏后来的那些角色：菲德拉(Phaedra)、阿拉敏特(Araminte)、奥兰多(Orlando)、海达·高布乐(Hedda Gabbler)、美狄亚(Medea)、梅黛夫人(Merteuil)、布兰奇·杜波依斯(Blanche BuBois)，等等。同时支持我站在大家面前的还有那些我所热爱的角色、那些我观摩过并为之喝彩的角色。这样说来，我是属于全世界的。我是希腊人、非洲人、叙利亚人、威尼斯人、俄罗斯人、巴西人、波斯人、罗马人、日本人、纽约人、马赛人、菲律宾人、阿根廷人、挪威人、韩国人、德国人、奥地利人、英国人——鉴于我这里蛰居着如此多的角色，可以说，我是一名真正的世界公民。正是在这儿，在舞台上，在剧场里，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全球化。

在1964年的世界戏剧日致辞中，劳伦斯·奥利维尔宣布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，英国国家剧院终于得以成立。他殷切期望马上将其办成一个国际化的剧院，至少在保留剧目的选择上要做到国际化。他深知，莎士比亚属于全世界。

在准备致辞的研究中，我欣喜获知，1962年首届世界戏剧日致辞人是让·谷克多(Jean Cocteau)。作为《80天再环游世界》一书的作者，他是极其合适的候选人。这使我意识到我也以另一种方式游历了世界。我是在80场演出或者80部电影中环游了世界。之所以把电影也包含进来，因为我觉得演戏和演电影没什么区别。每次这样说时连我自己都很是惊讶，但真的是这样，我觉得两者并无差别。

站在这里发言的，不仅仅是我自己，我不只是一个女演员。许多人被戏剧作为其存世的媒介，我只是其中的一员，并且接受这一使命我责无旁贷——或者，换句话说，不是我们让戏剧存在，而是戏剧使我们得以存在。戏剧是强大的，没有什么能够可以让它屈服，也没有什么能够让它消亡：无论是战争、审查还是贫困。

“舞台是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内的一个空荡场景”，这个说法很贴切——它所需要的只是一名男演员或女演员。演员们要做什么？说什么？他们交谈么？观众们等待着，这都将会明了，因为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——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。哪怕观众只有一个人。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剧场不要有太多的空座位！尤奈斯库的作品上演时总是座无虚席。艺术上英勇气概在他的作品中率真而优美地体现出来。在他一出戏的结尾，一个老妇人说道“是的，是的，让我们在荣光中死去，让我们死去并成为传奇……至少，他们会用我们的名字给一条街道命名……”

世界戏剧日创办已有 55 年了。我是这 55 年中第八位女性致辞人，如果你们称此为“致辞”的话。我的前辈们（哦，这个物种的男性多么强势！）在他们的致辞中谈到了戏剧的想象力、创作自由和原创精神等问题，来唤起人们对美和文化多元性的认识，同时也抛出了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。在 2013 年的致辞中，达里奥·福尔说道：“因此，解决当前这场危机的唯一方法，寄希望于一场对戏剧人的大迫害，特别要赶走那些希望学习戏剧艺术的年轻人：一场演员的大流散将会发生。而这些人将毫无疑问地从如此的窘境之中获得难以想象的好处，找到新的表现手法。”**难以想象的好处**——听起来像是一个不错的套路啊，值得在任何政治的虚华说辞中引用，你们觉得不是么？

如今我身在巴黎，在总统大选即将到来之际，我想对那些显然急不可耐地想要统治我们的人提个建议，你们对戏剧带来的“难以想象的好处”应该有清楚的认识。但我同时也想强调，绝不要迫害！

对我来说戏剧代表着“另外一面”。它是对话，它远离了仇恨。“各民族之间的友谊”——目前我对这句话的涵义并没有太多领悟，但我相信社群，相信观众和演员之间的友谊，相信围绕在戏剧周围的人们

的恒久团结——译者、教育家、服装师、舞台工作人员、学者、戏剧从业者和观众。戏剧保护着我们，戏剧为我们遮风挡雨...我相信戏剧爱我们，正如我们热爱戏剧一样...

我记得曾共事过的一位老派舞台导演，晚上演出大幕升起之前，他会声音洪亮、坚定有力地高喊：“给戏剧让路！”——这也就是我今晚最后的结语。

感谢大家。

法译英：国际剧协总部（上海）Malory Domecyn、Tom Johnson

英译汉：逢锦来，曾参考唐灵依译（王岭校）以及 June 的译文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致辞人简介

伊莎贝尔·于佩尔（Isabelle Huppert），1953年3月16日生于法国巴黎，法国女演员。

1971年，出演个人首部电影《福斯汀与美丽的夏天》。1977年，因主演爱情片《编织的女孩》而被观众所熟知，并获得第30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新人奖。1978年，凭借家庭伦理片《维奥莱特·诺齐埃尔》获得第3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。1988年，主演爱情片《女人韵事》，并获得了第4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。1995年，凭借文艺片《仪式》获得了第二座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以及第21届法国凯撒奖最佳女主角奖。1999年，获颁法国总统荣誉勋章。2001年，凭借伦理片《钢琴教师》再获戛纳最佳女主角奖。2002年，因出演伦理片《八美图》获得了第25届欧洲电影奖最佳女主角和第5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特别奖。2009年，出任第6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。同年，获得第22届欧洲电影奖终身成就奖。2012年，获得第12届马拉喀什国际电影节颁发的杰出成就奖。2015年，凭借家庭片《爱之谷》提名第41届法国凯撒奖最佳女主角，她以第15次提名该奖项而打破了凯

撒奖表演提名纪录。2017年1月，凭借剧情片《她》获得第74届美国金球奖最佳女主角。

除了电影以外，于佩尔也是一名出色的戏剧演员。1991年出演莎士比亚戏剧作品《一报还一报》，1996年出演《玛丽·斯图亚特》；2002-2003年、2005年出演《4:48 精神崩溃》。2005年参演《海达·高布乐》，2006-2007年、2009年出演《危险关系四重奏》。2010年，于佩尔出演《欲望号街车》，在其中饰演疯癫的白兰奇。2013-2014年，于佩尔与凯特·布兰切特共同表演荒诞派经典作品《女仆》。2016年在纽约，于佩尔出演波兰导演瓦里科夫斯基的作品《怀德拉》，该剧融入了英国剧作家萨拉·凯恩、加拿大剧作家瓦吉·穆阿瓦德以及南非作家JM·库切的作品，极具现代性和视觉冲击力。